

# 苏轼在江苏的行迹以及遗迹开发、研究现状

## ——以大运河为中心

喻世华

(江苏科技大学 学报编辑部, 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 苏轼与江苏有着特殊缘分。苏轼曾在徐州、扬州作过知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在宜兴买田、常州买屋,最后终老常州;苏轼对润州情有独钟,亲情友情常使他牵挂;苏轼在困窘时曾多次旅居真州;苏轼亦曾多次路经苏州、泗州、楚州、高邮等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当地士人或者寓居该地的士人多有交往。研究苏轼在江苏的行迹,对其遗迹开发与研究状况作出分析,不但可以全面了解苏轼与江苏的渊源,还可以了解大运河在宋代时期的交通枢纽状况,这对于进一步深化苏轼研究、大运河文化和江苏文化研究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关键词]** 苏轼; 江苏; 大运河; 行迹; 遗迹开发; 研究情况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19)03-0119-07

今天的江苏各地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徐州属于京东西路,润州(今镇江)、常州、宜兴、无锡、苏州属于两浙路,真州(今仪征)、扬州、高邮军、楚州(今淮安)、涟水军(今江苏涟水)、海州(今连云港)属于淮南东路,而江宁府(金陵,今南京)属于江南东路。

苏轼与江苏(现在的行政区划)有着特殊的缘分。苏轼曾在徐州、扬州作过知州,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在宜兴买田、常州买屋,最后终老常州;苏轼对润州情有独钟,亲情友情常使他牵挂;苏轼在困窘时曾多次旅居真州;苏轼亦曾多次路经苏州、泗州、楚州、高邮等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当地士人或者寓居该地的士人多有交往,留下众多诗文。

苏轼在江苏的行迹都与当时的交通大动脉——宋代大运河有关。宋代大运河状况既与京杭大运河有关,也有所区别。所谓“区别”,在于宋代大运河以汴京为中心,经交通大动脉汴河到淮河入邗沟、江南大运河,即经过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京(今河南商丘)—永城(今河南永城)—宿州(今安徽宿州市)—零壁(今安徽灵璧)—虹县(今安徽泗县)到达青阳镇(今江苏泗洪)—泗州(今江苏盱眙)—龟山运河、新河、沙河—楚州(江北大运河北口,今江苏淮安),这与元代后的京杭大运河是不同

的,而与隋唐大运河有某种关联;所谓“有关”,在于进入楚州后,就与通常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一致了,经现在的高邮、扬州(从真扬大运河到江淮大河南口真州,今天的江苏仪征)、润州、常州、无锡、苏州、吴江,进入秀州(今浙江嘉兴)到杭州。<sup>[1]</sup>

研究苏轼在江苏的行迹,不但可以了解苏轼与江苏的渊源,还可以了解大运河在宋代时期的交通枢纽状况。这对于进一步深化苏轼研究、大运河研究和江苏文化研究都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 一、苏轼在江苏的行迹

苏轼在江苏的行迹,几乎都与当时的交通大动脉大运河有关,按时间顺序梳理于后:

(一)治平三年(1066)苏轼、苏辙送苏洵之枢归眉山

这次行程“自汴入淮溯江”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可以确切考证的为“开封……泗州”。熙宁四年(1071)苏轼作《泗州僧伽塔》:“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sup>[2]290</sup> 另有《龟山》:“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sup>[2]291</sup> 苏辙元丰三年(1080)亦有《过龟山》:“再涉长淮水,惊呼十四年。龟山老僧在,相见一茫然。”从诗中交

**[收稿日期]** 2018-12-28

**[作者简介]** 喻世华(1959—),男,重庆开州人,中国苏轼研究会理事,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江苏科技大学编审。

代的时间可以反推治平三年(1066)苏轼兄弟第一次通过运河进入长江,尔后溯江回到眉山老家。

## (二)熙宁四年(1071)开封—杭州通判之行

开封(六月接受任命,七月出行)—陈州(今河南淮阳,晤苏辙,见柳瑾,留70余日,从七月到九月)—颍州(今安徽阜阳,同苏辙拜会欧阳修,九月)—抵涡口,出颍口,到寿州,过濠州(今安徽境,十月二日)—过临淮、到泗州(今江苏盱眙,作《龟山》《泗州僧伽塔》)—淮阴(十月十六日夜发)—山阳(淮安)—扬州(作《三同舍》)—润州(游金山、焦山、北固山并有诗,十一月三日)—苏州(作《减字木兰花·云鬓倾倒》)<sup>[3]616-621</sup>—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

## (三)熙宁六年(1073)到熙宁七年(1074)常、润赈灾之行

杭州(熙宁六年十一月)—临平—秀州(今浙江嘉兴)—苏州(作《仁宗皇帝御飞白记》)—无锡惠山(作《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常州(作《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丹阳(作《减字木兰花·晓来风细》,正月初一)—润州(与当地士人、佛教人士多有交往,逗留到熙宁七年四月)<sup>[3]739-755</sup>。

## (四)熙宁七年(1074)从润州回杭州之行

润州(四月,作《醉落魄·轻云微月》词)—丹阳(作《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词)—常州(作《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四月二十九日)—宜兴(作《题伯父谢启后》)—无锡(作《无锡道中赋水车》)—苏州(作《虎丘寺》)—吴江(作《戏书吴江三贤画像三首》)<sup>[3]755-763</sup>—秀州—杭州(六月)。

## (五)熙宁七年(1074)杭州—密州之行

杭州(十月)—湖州—松江—苏州(作《阮郎归·一年三度过苏台》词)—常州(作《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西蜀和仲,闻而次其韵三首。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诗,有可观者》)—润州(作《润州甘露寺弹筝》,十月)—扬州(作《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高邮(作《邵茂诚诗集叙》)—楚州(作《更漏子·送孙巨源》)—海州(作《永遇乐·长忆别时》)<sup>[3]794-801</sup>—密州(十二月三日)。

## (六)熙宁十年(1077)四月到元丰二年(1079)三月,任徐州知州

熙宁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元丰二年三月离开徐州,其在徐州的情况可参见《苏轼徐州诗文辑

注》<sup>[4]</sup>。

## (七)元丰二年(1079)徐州—湖州之行

徐州(三月)—南都(三月二十四日)—灵璧(三月二十七日)—宿州—泗州(作《玉楼春·高平四面开雄垒》,四月)—高邮(作《秦太虚题名记》)—扬州—润州(作《余去金山五年而复至》)—惠山(作《赠惠山僧惠表》)—苏州(作《醉落魄·苏洲阊门留别》)<sup>[3]1105-1109</sup>—松江—湖州(四月二十日)。

## (八)元丰二年湖州—开封之行

湖州(八月二十八日)—太湖—过江—扬州(鲜于侁知扬,往见苏轼)<sup>[3]1145</sup>—宿州……开封。

## (九)元丰七年(1084)黄州—宜兴之行

黄州……金陵(六月底到,七月二十八日遁丧,八月十四日离开,晤王安石,作《渔家傲·金陵赏心亭送王胜之龙图》等诗词)—真州(作《赠袁陟》)—润州—真州(住真州,八月十九日与滕达道会金山,往来真润间)—常州—宜兴(买田,十月二日宜兴书《寄题与可学士洋州园池三十首》)<sup>[3]1506-1539</sup>。

## (十)元丰七、八年(1084、1085)宜兴—汝州之行

宜兴—常州(往返其间)—(润州)—扬州(晤吕公著,十月十九日)—竹西(作《秦少由真赞》,十一月十三日)—邵伯(作《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高邮(会秦观)—楚州(作《蔡景繁官舍小阁》,十一月二十二日)—泗州(作《龟山辩才师》《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从十二月一日一直到度岁)<sup>[3]1539-1561</sup>—南都(元丰八年正月十九,一直在此住到四月,由于时局的变化,苏轼并没有赴命汝州)。

## (十一)元丰八年(1085)南都—常州之行

南都—灵璧(四月六日)—泗州—扬州(五月一日题《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真州(作《与李知县》)—润州(佛印来迎)—常州(作《到常州谢表二首》,五月二十二日)<sup>[3]1581-1592</sup>。

## (十二)元丰八年(1085)常州—登州之行

常州(七月,作《赠常州报恩长老》)—润州—真州(来往于其间,七月二十五日与杜介遇于金山,中秋亦在金山作《金山妙高台》)—扬州(作《杨康功有石,状如醉道士,为赋此诗》,杨康功为州守,八月二十七日)—邵伯埭(作《次韵孙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八月二十九日)—楚州(作《次韵送徐大正》)—涟水(作《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海州(作《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sup>[3]1581-1619</sup>—密州—登州(十月十

五日)。

(十三)元祐四年(1089)开封—杭州之行

开封(五月初)—陈州(五月至六月)—宿州—泗上(与滕达道简)—楚州(作《次韵徐仲车》,六月三日)—高邮(作《四达斋铭》)—扬州(与章援拜访米芾,六月十二日)—润州(与佛印、林希相会)—常州(见孙觌,六月二十一日)—苏州—秀州—杭州(七月三日)。<sup>[3]2016-2021</sup>

(十四)元祐六年(1091)杭州—开封之行

杭州(三月寒食日)—湖州—吴江(作《书仲殊梦琴》,十九日)—吴兴(作《后六客词》)—苏州(作《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常州(二十八日)—润州(作《西江月·昨日扁舟京口》,三月底至四月四日)—扬州(夜到扬州)<sup>[3]2239-2250</sup>……南都(四月十九日)—开封(四月二十六日)。

(十五)元祐七年(1092)颍州—扬州之行

颍州(二月)—涂山、荆山(三月三日)—泗州(作《祈雨僧伽塔祝文》,三月十二日)—楚州(作《南柯子·楚守周豫出舞鬟,因作二首赠之》)—扬州(作《扬州谢到任表二首》,三月二十六日)。<sup>[3]2239-2359</sup>

(十六)元祐七年(1092)三月至八月任扬州知州

(十七)元祐七年扬州—开封之行

扬州(八月)<sup>①</sup>—龟山(别龟山长老,今江苏盱眙)<sup>[3]2398</sup>—宿州—南都(九月九日)—开封。

(十八)绍圣元年(1094)定州—惠州之行

定州(闰四月)—真定、邢州、汤阴、滑州、韦城、黄河、陈留、汝州、雍丘、南都……—泗州(与杜子师别)—龟山(与龟山长老别)—山阳(楚州,作《记徐仲车语》)—高邮(作《过高邮寄孙君孚》)—扬州(晤州守苏颂)—真州(作《仆所至,未尝出游。过长芦,闻复禅师病甚,不可不一问。既见,则有间矣。明日,阻风,复留,见之。作三绝句,呈闻复,并请转呈参寥子,各赋数首》)—金陵(作《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sup>[3]2578-2588</sup>……惠州。

(十九)元符三年(1100)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儋州—常州

儋州(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金陵(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一日,作崇因院观音颂)—真州—润州(常住真州,五月初与友人会金山后即回真州,六月十二日—十五日再过润州)—常州(七月二十八日去世)。<sup>[3]2982-3011</sup>

综上,苏轼自治平三年(1066)踏上江苏大地,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在常州病逝,35年时间在今天的江苏多地留下自己的足迹,大都与宋代大运河流经江苏的地域有关。既在徐州、扬州留下赫赫政绩,更在各处留下了不朽的诗文,是江苏省值得好好开发的一笔文化、精神财富。那么其遗迹开发与研究情况究竟怎样呢?

## 二、苏轼在江苏的遗迹开发

### 与研究现状

#### (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苏轼曾两度在现在的江苏境内徐州、扬州做官。

一是在徐州作知州,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元丰二年(1079)三月离任,在徐州任上将近两年。根据管仁福的《苏轼徐州诗文辑注》,苏轼在徐州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化遗产:诗为192首,词为21首,文为114篇。<sup>[4]1</sup>苏轼在徐州组织抗洪、抗旱,发现石炭,解决病囚、枯骨问题,留下了不朽的治理业绩。<sup>[5]286-300</sup>苏轼在徐州还留下了许多动人传说与历史遗迹。当地开发了一系列有关苏轼的景点,徐州现在的苏堤路上,有华夏生态园内的苏公塑像;围绕云龙公园、云龙山、云龙湖则有燕子楼、放鹤亭、苏公浮雕壁画、东坡运动广场、杏花村、苏公塔、苏公岛、苏公馆、苏公桥等一系列纪念景点;汴泗交汇处有黄楼,而沿着黄河故道有快哉亭、戏马台、百步洪遗址、抗洪石柱等;城东20里有祈雨石潭,城南则有东坡亭、苏公城南会猎处等。陆明德先生《苏轼知徐州札记》在其“徐州市区苏轼部分遗迹景点分布图”中,择要列有30余处纪念景点。<sup>[6]</sup>这与徐州苏轼研究会、中国矿业大学苏轼研究院的推动有关,也与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有关,更与众多的苏轼研究者、苏迷的真情投入有关。截止2018年11月2日,在中国知网“篇名”输入“苏轼徐州”,出现了33篇论文;在中国知网“主题”输入“苏轼 徐州”,出现了186篇论文,可谓成果丰硕。

二是在扬州作知州,元祐七年(1092)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月离任。时间不足半年,但苏轼曾于熙宁四年(1071)、熙宁七年(1074)、元丰二年(1079,2次)、元丰七年(1084)、元丰八年(1085,2次)、元祐四年(1089)、元祐六年(1091)9次路经扬州,故在元祐七年(1092)赴扬任知州途中有《淮上

① 孔凡礼先生《三苏年谱》载:“轼离扬州,至宜兴,行临溪道中,见邑令张堂。九月二日,作记赠堂。”在笔者看来,从其后在南都的时间为9月9日看,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似没有可能从扬州回宜兴再从宜兴经龟山到南都。

早发》：“淡月倾云晓角衰，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sup>[2]1870</sup>加上绍圣元年（1094）的定州—惠州之行，苏轼曾 11 次路经扬州。苏轼知扬期间政声卓著，曾有《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sup>[7]957</sup>《再论积欠六事四事》<sup>[7]970</sup>，得到哲宗皇帝认同，七月皇帝诏令：“不论新旧，各种积欠一律宽免一年。”苏轼在扬州任上，还写下《扬州上吕相公论税务书》<sup>[7]1404</sup>《扬州到任谢执政启》<sup>[7]1333</sup>《扬州谢到任表二首》<sup>[7]695</sup>等公文，停办扰民的万花会，为暂时缓解扬州百姓困厄尽忠职守。知扬期间，苏轼始有余兴写作和陶诗，共写作 20 首和陶渊明的《饮酒》诗。扬州的蜀冈、石塔寺、谷林堂、山光寺、平山堂、竹西寺、摘星亭（迷楼），以及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的斗野亭等处都留有苏轼诗文。综上，苏轼与扬州的渊源颇深，苏轼在扬州的诗文创作至今没有研究者作出完整的统计，与扬州士人的交游以及知扬时的治理业绩也还没有见到相关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标题”输入“苏轼扬州”也没有相关论文出现。因此，对苏轼在扬州任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似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 （二）买田置产的终老之地

苏轼与常州（宜兴、无锡）有着特殊的缘分。苏轼曾在常州买屋、在宜兴买田，与无锡士人多有交往，最后终老常州。常州地处苏南大运河中段，是苏轼往返汴京、杭州与湖州的必经之地，苏轼至少 13 次路经常州。特别是在元丰七年、八年时段，苏轼求田问舍在常州呆的时间最长。根据笔者考证，元丰七年九月一直到十月六日，苏轼一直在常州（宜兴）逗留，元丰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一直到七月上旬也一直呆在常州。<sup>[8]</sup>

现在，常州有苏轼研究协会，对于推动苏轼研究无疑有着重要作用。颜正源先生《常州景苏资料辑录》，为我们提供了宋朝到清朝常州士人纪念苏轼的珍贵资料，并以图文形式展现了仍保存的与苏轼有关的景点，如藤花旧馆（苏东坡纪念馆）、舣舟亭、东坡书院等遗址。<sup>[9]</sup>相关研究论文也不少，在中国知网“标题”输入“苏轼 常州”，出现了 13 篇论文，最早发表的是李奇雅的《苏轼与常州》<sup>①</sup>，最近发表的是谭坤的《论清代常州文人对苏轼的接受》<sup>②</sup>。在持续 30 年的研究中，学者们对苏轼在常州的交游活动、诗文创作以及后代文人对苏轼的接受、纪念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其中不乏大家之作，如张

志烈的《谈苏轼常州所作词》。

宜兴在苏轼生活的时代隶属于常州，苏轼曾到宜兴买田是确凿的历史事实。但苏轼究竟何时到宜兴买田却众说纷纭，宗典认为，苏轼宜兴买田是在熙宁七年<sup>③</sup>；曲德来《苏轼宜兴买田事考辨》对熙宁七年买田说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辩驳，认为“苏轼宜兴之田，是元丰七年三月之后十月之前买的”<sup>[10]</sup>，他从苏轼的奏议、书信中寻找线索，应该是靠谱和有说服力的。笔者认为，从苏轼元丰七年的行踪分析，苏轼宜兴买田时间范围其实可以缩小到元丰七年九月。汤虎君认为苏轼“到宜兴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三段，一是熙宁年间任杭州通判时……二是在元丰七年、八年谪黄州乞居常州宜兴获准后……三是元祐年间第二次在杭州任职的近两年时间内……”<sup>[11]</sup>猜测成分似乎多了一点。宜兴保存的苏轼纪念景点有宜兴东坡书院和东坡海棠公园等。

无锡在苏轼生活的时代隶属于常州，地处大运河要冲，是苏轼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在中国知网“标题”栏，不论是输入“苏轼 无锡”，还是输入“苏轼 惠山”，甚至是输入“苏轼 无锡惠山”，均没有研究论文出现。其实苏轼在无锡留下的诗文不少，与无锡的官员和士人交往亦多。仅以诗而论，提到无锡、惠山的诗就有 10 余篇，如《焦千之求惠山泉诗》，该诗熙宁五年五月作于杭州，时焦千之为无锡令。惠山，一名慧山。《舆地纪胜》卷六载：“慧山去无锡县七里……”“惠山泉在惠山寺，陆鸿渐煎茶，验其味于诸水为第二……”所以苏轼有“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sup>[12]714-715</sup>。在与无锡籍人士交往或者路过无锡、想到无锡时，惠山茶、惠山泉成了苏轼诗歌的必备元素。熙宁五年十二月作《至秀州，赠钱端公安道，并寄其弟惠山山人》：“毗陵高山锡为骨，陆子遗味泉冰齿。贤哉仲氏早拂衣，占断此山长洗耳。山头望湖光泼眼，山下濯足波生指。”<sup>[12]818</sup>元丰三年四月在黄州作《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还念念不忘“不愧惠山味，但无陆子贤”<sup>[12]2182</sup>。元丰八年十二月在汴京作的《次韵完夫再赠之什，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云》还提醒好友胡宗愈：“雪芽我为求阳羨，乳水君应饷惠山。”<sup>[12]2956</sup>

苏轼与无锡人钱安道及其弟钱道人交往颇深。熙宁六年底，苏轼到常润赈灾过程中，与钱氏兄弟

① 见《四川文物》，1988 年第 1 期。

② 见《江苏理工学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

③ 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 1 辑。

交往颇多。十一月,苏轼在秀州作《和钱安道寄惠建茶》<sup>[12]1051</sup>《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有“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绂我休官”<sup>[12]1056-1057</sup>之约。十二月到无锡与钱安道之弟钱道人相会,作《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石路萦回九龙脊,水光翻动五湖天。孙登无语空归去,半岭松声万壑传。”<sup>[12]1058</sup>另有《钱道人有诗云“直须认取主人翁”,作两绝戏之》:“首断故应无断者,冰销那复有冰知。主人苦苦令依认,认主人人竟是谁。”<sup>[12]1060</sup>“有主还须更有宾,不如无境自无尘。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前觉痛人。”<sup>[12]1061</sup>从其随便的态度,可见关系之亲近。苏轼在润州一直呆到熙宁七年四月才离开,五月回杭再过无锡,作《无锡道中赋水车》:“翻翻联联衔尾鸦,荦荦确确蜕骨蛇。分畴翠浪走云阵,刺水绿针抽稻芽。洞庭五月欲飞沙,鼙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农泣,唤取阿香推雷车。”<sup>[12]1125</sup>元丰二年四月,苏轼过无锡,与钱道人再度相会,有《赠钱道人》:“书生苦信书,世事仍臆度。不量力所负,轻出千钧诺。当时一快意,事过有余恡。不知几州铁,铸此一大错。我生涉忧患,常恐长罪恶。静观殊可喜,脚浅犹容却。而况钱夫子,万事初不作。相逢更何言,无病亦无药。”<sup>[12]1982</sup>诗中透露的忧谗畏讥的心态,一方面显示苏轼已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乌台诗案,另一方面也显示与钱道人的知己关系。

苏轼在赴湖州任路经无锡时作的《游惠山(并叙)》尤其值得注意,其“叙”交代了与无锡的渊源及对无锡的喜爱,可以看成是苏轼与无锡关系的总结:

余昔为钱塘倅,往来无锡未尝不至惠山。即去五年,复为湖州,与高邮秦太虚、杭僧参寥同至,览唐处士王武陵、窦群、朱宿所赋诗,爱其语清简,萧然有出尘之姿,追用其韵,各赋三首。

梦里五年过,觉来双鬓苍。还将尘土足,一步漪澜堂。俯窥松桂影,仰见鸿鹤翔。炯然肝肺间,已作冰玉光。虚明中有色,清净自生香。还从世俗去,永与世俗忘。

薄云不遮山,疏雨不湿人。萧萧松径滑,策策芒鞋新。嘉我二三子,皎然无缁磷。胜游岂殊昔,清句仍绝尘。吊古泣旧史,疾谗歌小旻。哀哉扶风子,难与巢许邻(谓窦群)。

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眠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

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花发。一瓯谁与共,门外无来辙。<sup>[12]1975</sup>

这次路过无锡,还作有《赠惠山僧惠表》,被评为“语经妙语,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者”:“行遍天涯意未阑,将心到处遣人安。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欹枕落花余几片,闭门新竹自千竿。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sup>[12]1980</sup>

因此,对无锡与苏轼关系展开研究大有可为。

### (三) 亲情友情牵挂之地

润州处长江与大运河交汇的黄金水道,苏轼曾15次途经润州,是南下任职以及北返卞京的必经之地。苏轼既在金山、焦山、北固山、南山、蒜山留下踪迹,也与乔迁或世居润州的士人、亲戚以及方外之士有或深或浅的交往。特别是熙宁六年(1073)到熙宁七年(1074)的常、润赈灾之行,正月到4月在润州住了近4个月,是苏轼与世居润州的友人、佛教人士交往最频繁的一段时间,也是苏轼在润州停留最长的一次。一是与世居润州的士林友人柳氏家族(柳瑾、柳仲远及柳闳三代,柳仲远为苏轼堂妹夫)、刁氏家族(两代同年——刁约与苏轼伯父苏涣同年、刁琬与苏轼同年)、俞康直等有着频繁的交往;二是与佛教界人士(金山的圆通长老、宝觉长老)关系亲密。

正是由于该地交通便利,当时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如王存、苏颂、苏坚、苏庠、米芾、沈括、焦千之等士人都居家润州,苏轼路经润州时与他们均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可参见笔者相关论述)。苏轼也曾托好友佛印在润州买田置产,表达在润州居住的愿望:“金山也是不羁人,早岁闻名晚相得。我醉而嬉欲仙去,傍人笑倒山谓实。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sup>[2]1278</sup>

苏轼在润州留下许多诗文,计有诗97首、词17首、文牍108篇,累计222篇,目前润州留下了众多与苏轼有关的历史印迹,比如金山寺的玉带、乾隆御碑亭碑刻、焦山碑林的“澄鉴堂”、《同柳子玉游鹤林、招隐,醉归,呈景纯》的碑刻,等等。

### (四) 困境中的安身之地

真州,现江苏扬州市辖下仪征市(县级市),北宋时为淮南东路真州府,辖扬子县与六合县,为宋代南北水路贸易中心、淮南东路的经济中心。真州东园,始建于北宋,因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王安石的《真州东园作》、蔡襄的书“三绝”而闻名天下。苏轼于元丰七年(1084)、元丰八年(1085)、建中靖国元年(1101)曾寄居真州,绍圣元年(1094)定州—

惠州之行也曾路经真州,其间作品颇丰。元丰七年有《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三十七:“闻今日渡江,恨不飞去。风逆不敢渡,又与一人期于真州,有少急切之干,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sup>[7]1488</sup>还有《与佛印十二首》之六:“专人来,复书教并偈,捧读慰喜……公来长芦,如何!如何!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sup>[7]1869</sup>元丰八年(1085)有《与滕达道六十八首》之四十一:“耘老至,又辱手书,及耘老道起居之详,感慰不可言。某留家仪真,独来常,以河未通,致公见思之深。又有旧约,便当往见,而家无壮子弟,须却还般挈,定居后,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时有差除,或云当时亦未是实计。”<sup>[7]1488</sup>《三苏年谱》记载:“轼晤了元(佛印),叙张方平所托《楞伽经》事,了元以为书刻为善,乃于真州及金山书之。”<sup>[3]1603</sup>建中靖国元年(1101)有《与子由十首》之八:“得黄师是遣人赍来四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sup>[7]1837</sup>另有《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sup>[2]1458</sup>

苏轼路经真州、长住真州大多是在较为落魄的时候。在中国知网“标题”输入“苏轼真州”,输入“苏轼仪征”均没有论文出现,可见这一块研究仍为空白。

#### (五)“四方水陆无不便”

“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sup>[2]653</sup>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在江苏的行旅大都与大运河有关,除上述的扬州、润州、常州(宜兴、无锡)、真州等外,苏南的苏州,苏北的泗州、楚州、高邮等大运河沿岸城市都留下了苏轼的足迹和诗文,与当地士人或者寓居该地的士人多有交往。其遗迹保留和研究现状又如何呢?

其一,苏轼与苏州。苏州是大运河上的明星城市,也是苏轼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先后有姜光斗的《苏轼与苏州》<sup>①</sup>、黄泳的《苏东坡与苏州“二丘”之缘》<sup>②</sup>、田超的《由〈竹院品古图〉浅解晚明苏州地区文人眼中的苏轼》<sup>③</sup>等研究论文,从不同角度对苏轼

与苏州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其二,苏轼与泗州(今江苏盱眙)。泗州现在远离京杭大运河,但在苏轼生活的北宋是大运河的节点地区,因此苏轼在江苏的行程大都与其有关。对于苏轼与泗州的关系,出现了两篇同题文章《论泗州时期苏轼的诗心佛缘》,一为李静、董宏钰所作<sup>④</sup>,一为张毫所作<sup>⑤</sup>。虽然标题相同,但内容还是有所区别。

其三,苏轼与楚州。楚州是北宋京淮大运河北口,也是元代—清代京杭大运河的中枢,设有漕运总督衙门,是苏轼在江苏旅行的必经之地,苏轼也在此留下了不少传世诗文,但迄今还没有相关研究论文出现。

其四,苏轼与高邮。高邮现隶属于扬州,在苏轼生活的北宋是独立于扬州的高邮军,它不仅是苏轼南来北往大运河的必经之地,而且是苏轼的好友孙觉最为中意的弟子秦观的家乡,因此苏轼与高邮渊源颇深。虽然目前尚未见到研究苏轼与高邮的论文,但研究苏轼与秦观的文章甚多,达3000多篇。高邮现保留有文游台,因苏轼过高邮与当地士人秦观、孙觉以及好友王巩相会于此饮酒论文而得名。后来历朝历代名人雅士纷纷登台瞻仰膜拜并留下相关诗文。文游台的西侧有明代专为纪念秦观、苏轼、孙觉、王巩建造的古四贤祠,祠后是秦观读书台,再往西有“映翠园”“重光亭”等古典建筑。<sup>⑥</sup>

#### (六)其他

苏轼足迹不仅遍及大运河沿岸城市,即使与当时大运河无关的金陵(或江宁,今南京)、涟水、海州(今连云港)也留下苏轼的足迹和不少苏轼诗文。特别是元丰七年与王安石的金陵相会,历来是研究的重点,如周本淳的《略论王安石苏轼友谊的基础——金陵之会的思考》等<sup>⑦</sup>。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苏轼在江苏留下的行迹都与当时交通干线——大运河有关,但对其遗迹开发与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应该承认,笔者所作的有关研究综述,因资料仅限于中国知网上的期刊论文及部分专著,所以这个研究是存在局限和缺陷的。

① 见《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论丛》,2004年第4期。

② 见《文史杂志》,2006年第2期。

③ 见《武夷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④ 见《学术交流》,2016年第12期。

⑤ 见《知与行》,2017年第1期。

⑥ 参见杨国兴《“孙觉、苏轼、王巩、秦观同登文游台饮酒论文”考》(《扬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⑦ 见《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

## [参 考 文 献]

- [1] 谭其骧.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M]. 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
- [2]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 苏轼诗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孔凡礼. 三苏年谱[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 [4] 管仁福. 苏轼徐州诗文辑注[M]. 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4.
- [5] 喻世华. 苏轼的人间情怀[M].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7.
- [6] 陆明德. 苏轼知徐州札记[M]. 香港:中国文化出版社,2017.
- [7]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喻世华. 苏轼在润州的行迹与交游[J]. 文史知识,2017(1):17—26.
- [9] 颜正源. 常州景苏资料辑录[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
- [10] 曲德来. 苏轼宜兴买田事考辨[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88—92.
- [11] 汤虎君. 苏轼到宜兴考略[J]. 档案与建设,2006(11):33—35.
- [12]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 苏轼全集校注:诗集[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程晓芝)

## The Traces of Su Shi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Quo of His Relics ——Centering on the Grand Canal

YU Shi-hua

(Journal Editorial Department,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gjiang, Jiangsu 212003)

**Abstract:** Su Shi h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Jiangsu. He once served as a magistrate in Xuzhou and Yangzhou, where he helped to benefit local residents; he bought land and houses in Yixing and Changzhou, and eventually passed away in Changzhou; he had a special affection to Runzhou for he cared about the families and friends living there; Su Shi had come to live in Zhenzhou many times when in difficult positions; he also passed for many a time by cities along the Grand Canal, such as Suzhou, Sizhou, Chuzhou and Gaoyou, and built connections with local scholars or those staying there. Studying the traces of Su Shi in Jiangsu and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status quo of his relics can therefore not only help to interpret fully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 Shi and Jiangsu, but also provide an overview of the role of Grand Canal as a traffic hub in Song dynasty. This is of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furthering researches related to Su Shi, the culture of Grand Canal and the culture in Jiangsu Province.

**Key words:** Su Shi; Jiangsu; Grand Canal; Trace; Heritage development; Research situation